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短篇小说选



短篇小说选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短篇小说选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 编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洪江美术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75印张 370千字

印数 1—3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15·723 定价：2.60元

前 言

贵州省境内居住有苗、布依、侗、彝、水、土家、仡佬、瑶、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历史上，除彝族而外，都没有文字。在解放前，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

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全省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较之原来那种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境况来说，这种发展是天翻地覆的，有如神话和奇迹般呈现于人们的面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优良的条件，早在五十年代，苗、布依、侗、彝等几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都产生了书面文学创作，应运而生地涌现了自己民族的第一代作家。就民族文学的发展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绩，因为那种只有单一的口头文学或主要是口头文学的历史结束了，民族文学的涵义更丰富了，领域更广阔了，道路更宽广了，使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次奇迹般的飞跃。这无疑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美好！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在十年浩劫时期，尚处于幼芽阶段且长势良好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学，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作者枉遭打击迫害，作品被诬以种种罪名而全盘否定，创作被取消，简直回到了一片空白的境地。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

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得到了正确和更加深入的贯彻，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又得到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文革前陆续出现于文坛的作者创作水平普遍有了提高；二、涌现了一批青年作者；三、人口较少的民族如水族、仡佬族、回族等也产生了书面文学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文学作者。这一切，从下列的数字中，可以得到证明：前十七年，贵州少数民族作者作品见于报刊的约二十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的不到十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只一人，出版短篇小说集的一人，发表的中篇小说只有一部；粉碎“四人帮”以来，作品见于报刊已达七十余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的二十九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七人，出版短篇小说集的四入，出版诗集的五人，发表和出版的中篇小说七部，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各一部；此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这种蓬勃发展的新貌还表现在：一九八一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有九人获奖；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有一人获奖。这标志着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前十七年的情况一样，这仍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美好，特别是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英明决策的强力激励和推动。

贵州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领导，也远非前十七年所比。省委和省政府一直亲切关怀，具体过问，大力扶持。值得赞扬的是，不但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工作，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也将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除给予充分关注外，还逐年拨给经费资助。一些地、县民委会，都曾为民族文学的发展慨然投资。民族文学事业，已经变成了民族事务机关和文学艺术部门的共同工作，这确乎是前十七年未曾有过的现象。自一九八〇年起，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密切合作，由作协贵

州分会民族文学委员会具体办理，先后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举办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举办过五期少数民族文学讲习会，三次组织少数民族作者分别到了广西、湖南和海南岛等地参观，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学习兄弟省区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好经验。由于有如此优厚的条件，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才能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短短数年中，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新成绩和新发展。

为了肯定成绩、鼓励创作积极性，为了展示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作者在短短几年之内的创作成果，贵州省人民政府特意拨款编辑出版《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丛书》。这套丛书包括《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选》、《诗选》、《报告文学选》、《话剧·电影剧本选》、《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民间文学概况》和《贵州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概观》等七本集子。这套丛书除以巨大的规模、众多的篇章和缤纷多姿的民族特色，反映粉碎“四人帮”以来贵州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外，还概略介绍了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在此，谨以至诚，奉献读者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天凉好个秋·····苗族	石 定 (1)
黑宝·····布依族	罗吉万 (24)
春风送一程·····仡佬族	骆长木 (37)
刺梨花开的时节·····布依族	运 春 (50)
高山流水·····满族	王 安 (59)
赶场·····苗族	吴恩泽 (73)
幸福楼·····彝族	苏晓星 (84)
开初的日子·····苗族	龙 潜 (99)
眼睛·····布依族(女)	黄燕芬 (118)
我的信, 我的心·····苗族	吴凯洪 (129)
小店风波·····侗族	谭 覃 (148)
葫芦坝传奇·····苗族	苗 林 (161)
正是桃李花开时·····侗族	熊 飞 (179)
游方客·····苗族 杨军	龙国良 (186)
大山的女儿·····布依族(女)	刘银英 (202)
十五的圆月·····侗族	石新民 (206)
忏悔·····布依族	王天辉 (221)
白毛斑獐子·····苗族	李再春 (235)
夙愿·····布依族(女)	王力行 (248)
自行生效的报告·····苗族	龙岳洲 (263)
十六的月亮也是圆的·····侗族(女)	滕剑鸣 (273)

归队·····	布依族	卢朝阳(283)
青青的茶树林·····	侗族	杨再宏(301)
复苏·····	苗族	杨黄生(312)
榜皎依·····	苗族	陈光如(329)
在闪光镇的石桥上·····	布依族	罗大胜(340)
不违法的事儿·····	苗族	往 寮(353)
财富·····	苗族	欧阳发(365)
牛角号在杉林吹响·····	布依族	韦兴儒(376)
石老坎·····	侗族	龙运福(383)
职责·····	苗族	翁 往(394)
机线班长·····	侗族	袁仁琮(406)
诺苏阿媚·····	彝族	安尚或(416)
写给生活的信·····	(女)	左 平(427)
阿米子,我来晚了·····	彝族(女)	安 红(438)
圣洁的梨花·····	仡佬族	何再康(450)
起房·····		王森蒲(458)

天 凉 好 个 秋

苗族 石 定

莽子被带进村长家堂屋的时候，一轮明月正从对面崖大树林上升起，把清幽皎洁的光影投在山野崖谷，投在枫香溪四周收割了的、空旷而宁静的田地上。一只晚归的鹭鹭，倏忽掠过门前院坝下面的水田。匆忙间带起一片银白月光，嘎的一声惊叫，飞往溪边黄叶萧萧的枫树林去……

那浑人，懵懵懂懂一脚跨进门来，瞅眉揉眼地张开大嘴巴打了一个呵欠，好象没有睡醒。押送他的两个民兵说，他们先到他家里去找，门掩着，屋里冷锅冷灶，没有点灯，也没有人。后来听见呼噜呼噜扯扑鼾，才发现他藏在猪圈上的谷草堆里困觉。他们本来要拿棕绳子捆他，可是他说：“捆哪样嘛，我又不跑。跑也没得跑处。么爸的规矩我晓得，捉回来还要整得凶些。”一路上确也自觉，只是瞌睡迷迷，差点跌在水田里。现在就请村长发落。

当然，这是一定要发落的。因为今天下午，这个向来傻头呆脑的浑人，竟跑到崖上柴山林里去接人家的媳妇，真是可恶已极！

堂屋里早聚集了几十个人，全是寨子里的叔伯兄弟和婶娘姑嫂，是匆匆吃过晚饭就来的，来看村长吴么爸审理这一桩公案。屋中间楼梁上吊下来的电灯，虽然换了个一百瓦的灯泡，却因小电站那边的溪水开始枯落，所以还是不怎么亮，懒散地晃着人的脸……时令已过重阳，尽管还不必象冬天那样烧起树根来烤火，但因地处高山深谷，每到日落黄昏之后，山林秋风渐起，夜气便

有些寒冷。这时候，在这座山寨上唯一装有玻璃窗的这间堂屋里，男子汉们大都披着棉袄，或坐在长凳上吸叶子烟，或蹲在地上扯闲谈。妇女们则一律站在靠门的地方，有的借了黄黄的灯光粗针大线地纳鞋底，有的撩起衣衫喂娃娃吃奶……而堂屋正面对大方桌边的椅子上，就坐着穿对襟棉衣而戴干部帽的吴么爸，皱着眉头，已经吸过四五支香烟了，一直翻着他那个谁也不知究竟记了些什么事情在上面的小本子看，脸色十分严肃。这老者曾经当过二十多年大队支书，去年春天摆过五十寿酒之后，便主动退下来，只承认当个一般支委，但实际地方上很多事还得请他来拿主张，比如那个小电站，若不是他承头，恐怕就修不起来。至于修好后安排他儿子水生来管理，则另当别论。而自从上月被选为村长，就开始筹备修一条公路到水溪场去，整日地奔忙，也是大家都知道。

……莽子一进来，满屋的人都住了声，且把眼光集中到他身上。这家伙，完全是一副倒霉样子，穿得又脏又皱的粗白布对襟褂子散着，腿肚上全是泥巴，草鞋也烂了。走进来，也不要人指点，就对直走到桌子前面，低下头，垂着两条胳膊，非常沮丧地站在吴么爸面前，惶惶一阵，说：“么爸，我犯了大错误。”

吴么爸看了他一眼，又看看屋里的人，站起来抖着黑胡子咳嗽一声，招呼道：“喂，姑娘们都出去，不准在这里听！”等几个混在妇女中的年轻姊妹撇着嘴走了，便又坐下，把那小本子翻了几页，从衣袋里掏出一枝圆珠笔，拧开，然后仰起脸责问莽子：“我问你，既然晓得是错误，为甚么要犯？”声音不大，却是很严厉的。

“为甚么？……”莽子朝那小本子看看，搔着头发浅浅的圆脑袋想了半天，才讷讷地说：“我看见天气好……”

屋里的人哄地笑起来。

那浑人呆眉呆眼往四面看看，猛不防又冒出一句：“笑哪样

嘛，认真是天气几多好！”

大家笑得更厉害。

哎哎，这真是妙极了……不错，天气是好。接连落了十多天雨，一天到晚雾沉沉的，风也萧萧，雨也潇潇，山野崖谷全为迷濛雨雾所笼罩，出门便是满脚泥泞。虽然包谷和稻子都已收进屋，但全是湿的，又多，没有地方晾，更没有地方晒，都堆在屋里用围席围住。堆久了，包谷要发霉，稻子要生秧，而且地里的红薯也还没有挖完，真叫人着急。好在终于放了晴，云开日出，山坡崖谷一下子敞亮起来，谁不高兴？可是你莽子简直是头猪，莫非天气好，你就可以放起胆子去崖上按别人的媳妇？要不是人家跑得快，要不是砍柴的人听见桂儿叫喊就赶去搭救，恐怕真被你小子按住了。自己想干坏事，却怪说天气好，还作为一个理由说出来，真是笑死人！

可是吴么爸发话了，拍着桌面大声说：“请大家严肃点，不要笑，听他把话说完！”

这老者好象也发昏，这种事情，还有什么可讲的呢！莫不是这些天来为修路的事计算得太累人，也想借此来散散心？

而那浑人果然就张扬起来：“我讲出来大家不要又笑哇。你们不晓得，今天崖上的景物好得很，雀鸟都飞来飞去叫，树叶子红红的，太阳暖烘烘的……”

“太阳暖烘烘的你就乱来？”

“不是乱来。是看见她一个人在树林里砍柴，我就去帮她砍……”

“你家伙没有安好心！”

“请不要这样说啊！哪个没有安好心，哪个要遭雷打死！”莽子很生气地瞥了那插嘴的人一眼，回头又面对吴么爸呈诉，“我去帮她砍柴，砍了几大捆，我说：‘桂儿，你遇到树生那昧良心的，真是不划算。’她没有答应。后来我就……我就……”

又搔脑袋，好象很难为情。

于是又有人追问：“你就怎样？”

“我老实说，我就看了她一眼……后来呢，又看了一眼，看见她在挽头发……我心里就慌……”

“呸，呸，不要脸，不要脸！”有几个年轻妇女跺脚骂起来，“你慌哪样？你家爹妈生你哺你，没有教育你！”

“我没得你们会说。”莽子吐了一下口沫，分辩道，“我爹死的时候叫我要当好人，不要当坏人。我妈也是这样说的。不信可以问么爸。他们供不起我读书。不象你们从一年级读到三四年级。”

“那么，人家挽头发关你哪样事？”

“我看见她挽头发的样子乖得很。”

“乖得很，比你妈还乖……”

“都不要乱讲！”吴么爸吼了一声。“长话短说，所有的事情，我这个本子上都记得有。莽子你听着，你今天的行为很不文明！要知道，桂儿是村民委员会的妇女委员，你不尊重她，就是不尊重村民委员会，也不尊重广大妇女。这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早上，我去乡政府汇报修公路的事，正好遇见区委王书记。大家知道，我和他很随便。他问我：‘老吴，你们那里情况怎样？’我说：

‘老王你放心，我们枫香溪形势很好。’——想不到你莽子这样不争气，若是传出去，叫书记怎么放心呢？所以你的错误很大！但因为初犯，就还是要给一个改正的机会。我问你，你认打还是认罚？认打，就自己去把青桐棒子拿来，我叫桂儿打你一顿。”

莽子想了想，说：“她打不痛。”

“打不痛就大家帮着捶，捶死猪！”

“不要又扯远了！”吴么爸说，“认错不该死，那就罚吧。根据具体情况，从明天起，罚你莽子给桂儿家做十五天活路，砍柴，挖红薯，把谷桩田犁来泡冬水。你承认不承认！”

“我承认。我还可以帮她家种麦子。”

“也行，反正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吴么爸捋着胡子沉吟片刻，回头朝堂屋后面那间屋子喊道：“桂儿，你出来！”

桂儿出来了。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进那屋子去的。这个长得很秀气的、梳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媳妇，悲悲戚戚走出来，脸上满是泪痕，显然刚才很伤心地哭过，却又没有谁听见哭声。略一踌躇，便慢慢走到吴么爸旁边，也不向谁看一眼，就低下头，侧着身子很拘谨地站住。

吴么爸说：“桂儿，你都听见了，莽子已经认了错，也认了罚。就原谅他糊涂吧，你还有什么意见？”

桂儿说：“我听么爸的。”

“那么，莽子，你一定要下决心改正错误，若是再不听话，我就送你去进班房！桂儿呢，你的难处我们晓得，等树生回来了，我们还要劝他。人么，总要讲点心灵美。你是个好媳妇，从来规规矩矩的，不要怕人家说闲话。”

这样吩咐之后，吴么爸抬起手腕看看表，合上小本子站起来，对大家说：“这件事就处理完了，不准哪个再扯出来讲，不准告诉树生家妈，也不准告诉树生。哪个敢乱讲，我当么爸的就对他不客气。既然村民委员会已经建立，大家选我当村长，我就要为地方上负责。说到这里，我还要多讲几句。现在，到处都在改革，我们这里的有些事情，也要改革一下。比如修公路，下个月就开始动工，大家除了出人工，还要出一点钱和粮食。区委和乡政府都很支持这样做。书记对我说，城里有个老师写了一篇公路的文章，去北京领了几千块钱的奖金，不是文章值钱，是那条路值钱。发奖金的目的，就是号召大家都来修路。我想王书记说得很对，有了公路，我们这个地方的落后面貌就改革了。所以大家思想要统一，不能动摇。请各位考虑几分钟，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说完便用眼光扫视所有的人。

全都沉默。满屋是叶子烟的烟子，呛得有人直咳嗽……门外一片好月光，山也深幽，崖也深幽。夜风沙沙摇动院坝边的竹林，不知道又摇下多少枯黄的竹叶。而水田里正有一个洁白的月亮……唉，你吴么爸把话都说尽了，谁还发表什么意见！前一件事，就象那样处理也可以。那浑人虽然可恨，但因他向来糊里糊涂，你就捶他一顿也是自讨闷气，且已认错认罚，桂儿似乎也并不打算拿他怎样，就用不着太计较。至于修路，这是很多人都赞成的。枫香溪这个地方是太偏僻，也太闭塞，买什么东西或者卖什么东西，都要爬坡下崖走十几里路到水溪场去，要进城也得去那里等客车，总离不开肩挑背磨、出脚跑路。而且眼见本地方柴山林越砍越少，也越砍越远，一天砍不回几捆柴，到冬天雪凌封山，烧的就更困难。若有一条公路，请人去朱家沟煤厂拉一车煤来，柴火问题也就可以解决。虽然很明显地，你吴么爸家底厚实，办法又多，人缘又好，这条路修起之后，自然是对你最有利的，所以你才这样积极。但既然要大家集资，要大家出钱出力，这路就不是你一家的，也不是只准你一家勤劳致富。况且明知上面有人支持你，谁还站出来反对？

也就果然只过了几分钟，吴么爸便把小本子和圆珠笔揣进衣袋里，又抬起手腕看看表，问：“有没有意见？”

当然都说：“没有！”

于是便作宣布：“很好。等我把具体方案拟出来，再和大家商量。现在还不到十点，各自回去再考虑考虑，要把家里的事提前安排好。有些人给我小心一点，文明一点，不要又跑去躲在碾房和崖洞赌钱，也不要男的女的三个两个的裹起。裹起干甚么？……要学人家桂儿，规规矩矩……”

于是都快些散了吧。趁月亮好，各自回家去困瞌睡。

寨子下面的山弯里，靠近小溪的地方，有一间茅草盖的矮小

的土屋，那是莽子的家。

说是家，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他爹和妈的坟都在屋后青树林旁边，已经快二十年了。没有墓碑，只有两堆黄土和满地枯草落叶；月光洒下来，秋夜的风使黄土和枯草以及落叶瑟索。

他们是饿死的。

那一年，在这个地方以及别的地方，饥馑威胁着很多人。而在这之前是亩产几千斤，“卫星田”里的稻谷上可以坐一个两岁的孩子而不倒伏。

如果没有吴么爸，莽子也早就饿死了。作为大队支书，吴么爸，那时正年轻好强，也曾在集体食堂的空仓里塞满谷草，垫上晒席，铺一层层薄薄的稻谷，让区里的检查团来参观。他不能不这样。但作为农民，在得到“流动红旗”的当天夜里，他竟敢把所有的粮食全部分给大家，让乡亲们各自拿回去煮来吃一顿饱饭。

莽子是他拉扯大的。

……这浑人回得家来，走到猪圈边，从泔桶里舀了几瓢冷猪食喂猪，然后开了锁进屋，也不点灯，就借着从门外透进的月光，坐到灶门前的草墩上，用柴梗拨开灰坑里烤着的火，扒出两个烧熟的红薯，拍拍灰，剥了皮，一边吃一边往火里添上一些干柴，用竹筒把火吹燃。烤了一阵，垂着头坐了一阵，便又拿几个红薯放在灰坑里，用火灰焐住，关了门，用扁担随便抵一下，脱了鞋上床睡觉。谁知躺下去想些什么，梦见些什么？是不是因为按了人家的媳妇而心里非常不安呢？……

他其实也曾有过一个长得很乖的媳妇。那女子是朱家沟煤厂附近的一个孤女，由吴么爸作媒与他结婚的。同是少失怙恃，两口子也还能够相处。却不料过了一年，也就是把土地承包到户的第二年夏天，薅秧的时候，那小女子竟突然和一个四川来的年轻瓦匠跑了。到处找也找不着。气得吴么爸把他叫去骂了一顿，骂

他太无出息，连个女子也管不住。此后便再也没有人为他提亲。他呢，不消说，是根本不可能自己去找一个媳妇的。

因为他太笨。

他最缺乏的是智力，而最不缺乏的是劳力。他可以一口气把一棵合抱大的树料从崖上给吴么爸扛到家里，吃完两大钵包谷饭，连裤带也不松一松，就能背两百斤稻谷去碾房。但他甚至记不准自己的生日。吴么爸说：“是三月初八，那天我给你家送去二十斤包谷。”他于是才知是三月初八。而后来吴么爸说：“好像是四月初九，因为我记得那天成立人民公社。”他便也说：“是，是四月初九。”

他最灰心的是那媳妇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有哪样意思啊，死了连个端灵牌的人都没得！”他这样说，颓唐得活路也不想做。而有时则很乐观，很乐意给人帮忙，看见你砍柴就帮你砍柴，看见你挖土就帮你挖土，同时就告诉你：“么爸叫我不要慌，说只要我听话，以后还要给我找一个媳妇。”

蠢人，哪个女子愿嫁给你！

……夜渐渐深了。正是月白风清，秋声在树……远处几声狗叫，几点朦胧灯火，证明这大山深处还有人家，却是山遥远，水遥远，路也遥远……

但是枫香溪是个好地方。溪水长年在崖谷里活活地流，带着春的蓬勃和秋的喜悦，带着犁田人的歌和砍柴人的歌，以及风雨，以及日头下的耕耘和月光里的梦，曲曲折折流出山去，流到水溪场的那条大河里去……溪这面是山坡，有三十多家人的一个寨子，沿溪叠起无数黑泥山田，供乡亲们世代播种收获，且于繁复而单纯的劳作中对日子生出新的希冀，既安宁又不乏纷扰……溪那面呢，是崖，是连绵的苍山翠岭，逶迤直去天边。崖上有柴山林，崖下有枫树林。如今寒露已过，溪边那几十棵参天入云的枫香树的叶子正由黄变红变紫。到繁霜夜降时，要不到几天，那

枫林便会喷薄如火，映得崖谷红光烂漫，溪面象流动着美丽的霞
.....

那溪边有一户人家，一座傍枫林的、青砖瓦房的篱墙院落，有猪圈牛栏和一片竹林掩映的石板院坝。站在院坎上，拨开遮眼的竹叶，便可见下面溪水清清，竹影青青。从竹林边走下院坝，沿一条浅浅的石级路走到溪边，则见一个为棕树叶所遮掩的绿汪汪的水井。井台下的溪中，有一排露出水面的石磴，一共九步。没有桥，踩着那石磴便可过溪来。

这是桂儿的家。

这时候，在凉秋九月的这个明月当空的夜晚，那枫林已然失去了白天的苍黄和浅红，遥望如一逼聚集的灰黑的云，静静横在溪边崖下。月光给予它浓密的影。而风，则把它过早凋零的红叶吹落在桂儿家院坝里，簌簌如夜雨淅沥。然而明月在天……这当儿，如果那莽子不是在困瞌睡，而是站在他家门前竹林下面，那么他可以看见，只隔着那条小溪，对面枫林边那个往常一直关闭着的窗口，不知因为甚么，今晚竟敞开来，透出一片昏黄的灯光，依稀照见那低着头赶夜工纳鞋底的年轻女人孤单的身影，默默无言……而后，大约午夜时分，电灯熄了，窗门也关上了，把一片清幽月光关在窗外，抑或是把一个黑夜似的梦关在屋里……

桂儿是个好媳妇。

七年前，离这里二十多里的青崖坪，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按照父母的吩咐嫁到枫香溪来，嫁给吴么爸的堂侄，一个高中毕业后去外面当了铁路工人的小伙子。第二年秋天，这女孩子便做了母亲。而她的丈夫，则在去过坦桑尼亚，被提拔为政工处的干事之后，便把她和他们的小女孩接去省城玩了一月，然后送她们回来，还是很重感情的。却不料过了半年，那做丈夫的竟突然提出离婚，理由是一个在城市，一个在乡下，无法共同生活。于是就叫家里的媳妇非常地伤心了。